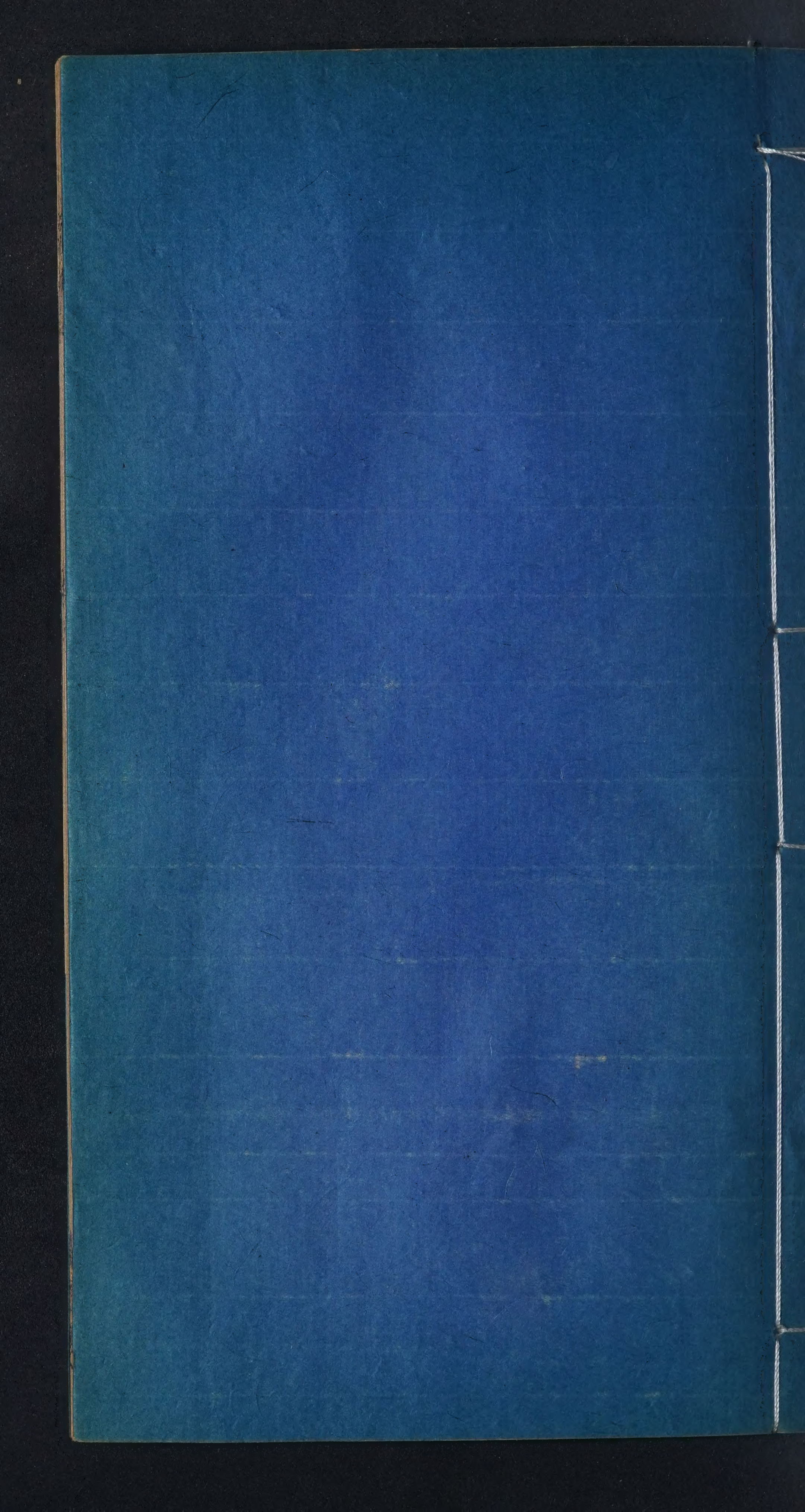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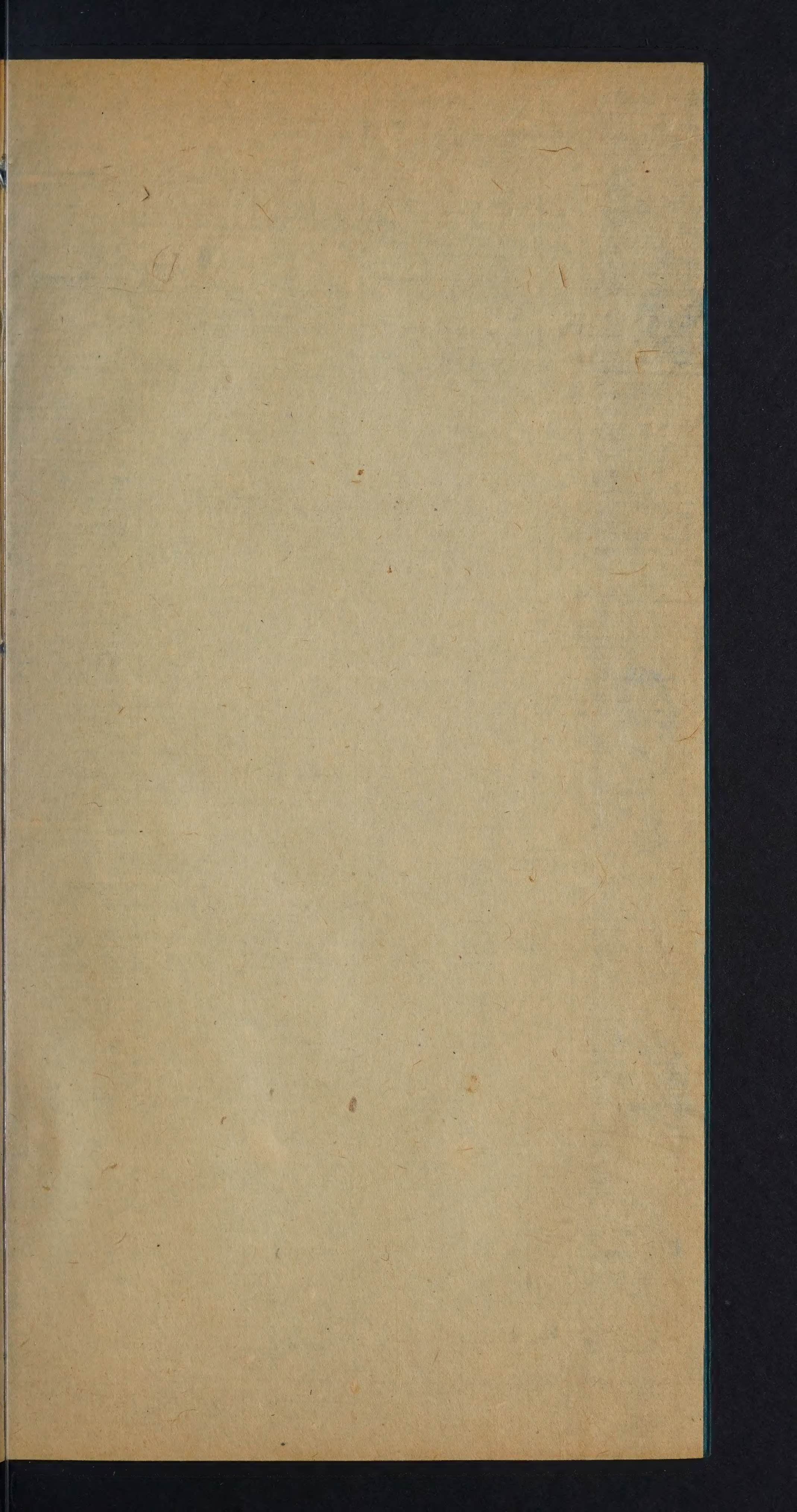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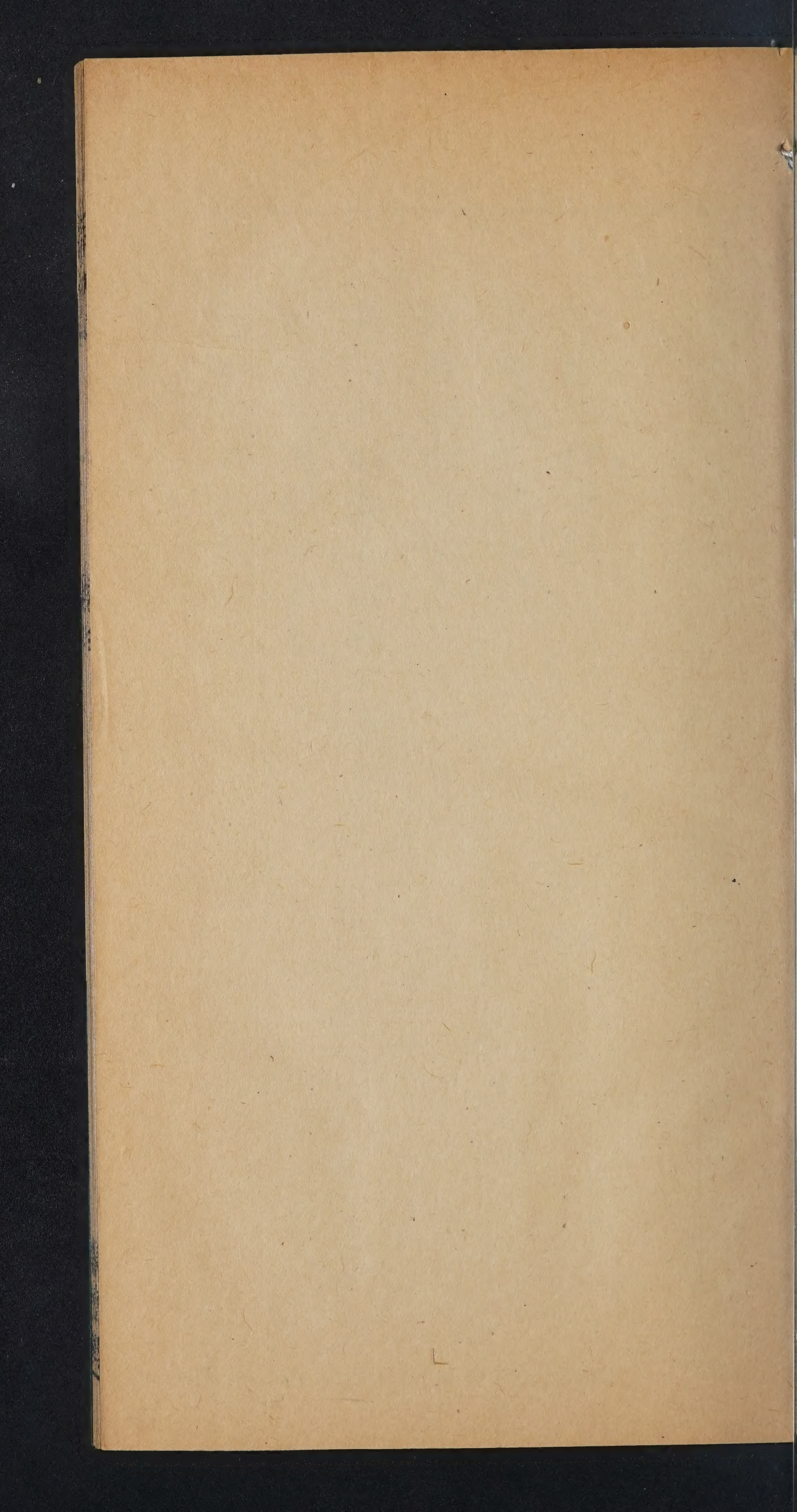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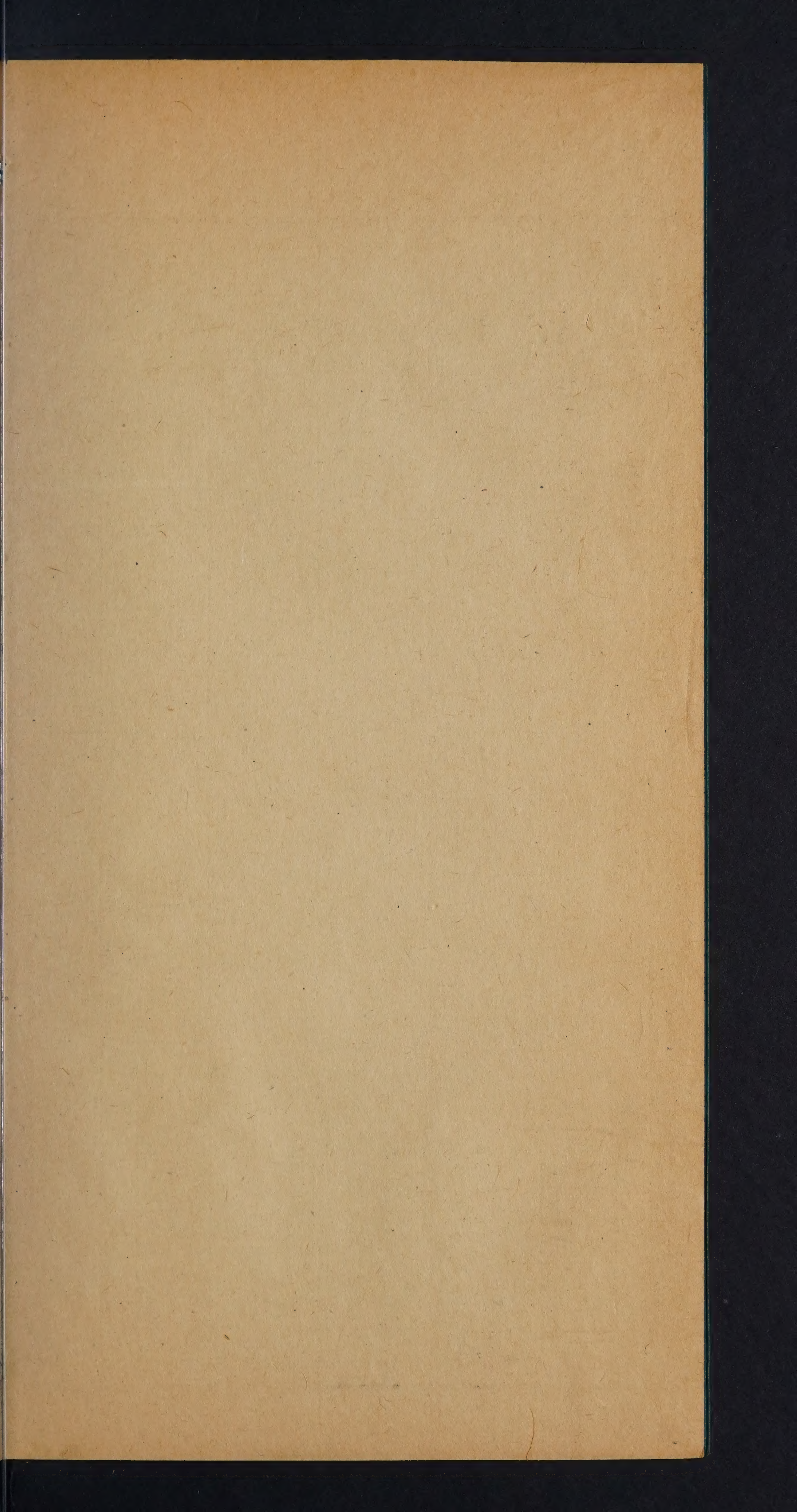








宋文鈔目錄

卷三

宋文歸目錄卷三終

竟陵　鍾　惺伯敬父選評
譚元春友夏父參評

韓琦論時事疏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肰

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迄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源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偃蹇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

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

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知敵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郤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寤而急為拯救也朝議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譬時勢而弭大患

丘濬曰指陳虜情明若觀火韓公將相之業此其一班



韓琦賜夏國主詔

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厺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之初色荒在念仰遵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顧堅於永好前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鍾惺曰當時出此。不得已之苦衷也。却寫得至誠仁厚若天地之

量。文章華國。安可少也。

韓琦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辟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辭則怨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辭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

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詳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從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辭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寔前自為誡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朕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隱仁大度自

三代漢唐以来。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闕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敎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鍾惺曰。顧酔酌室。主於理勝。深得諫臣之道。爲臣而欲以言責君。不可不於此取法。



韓琦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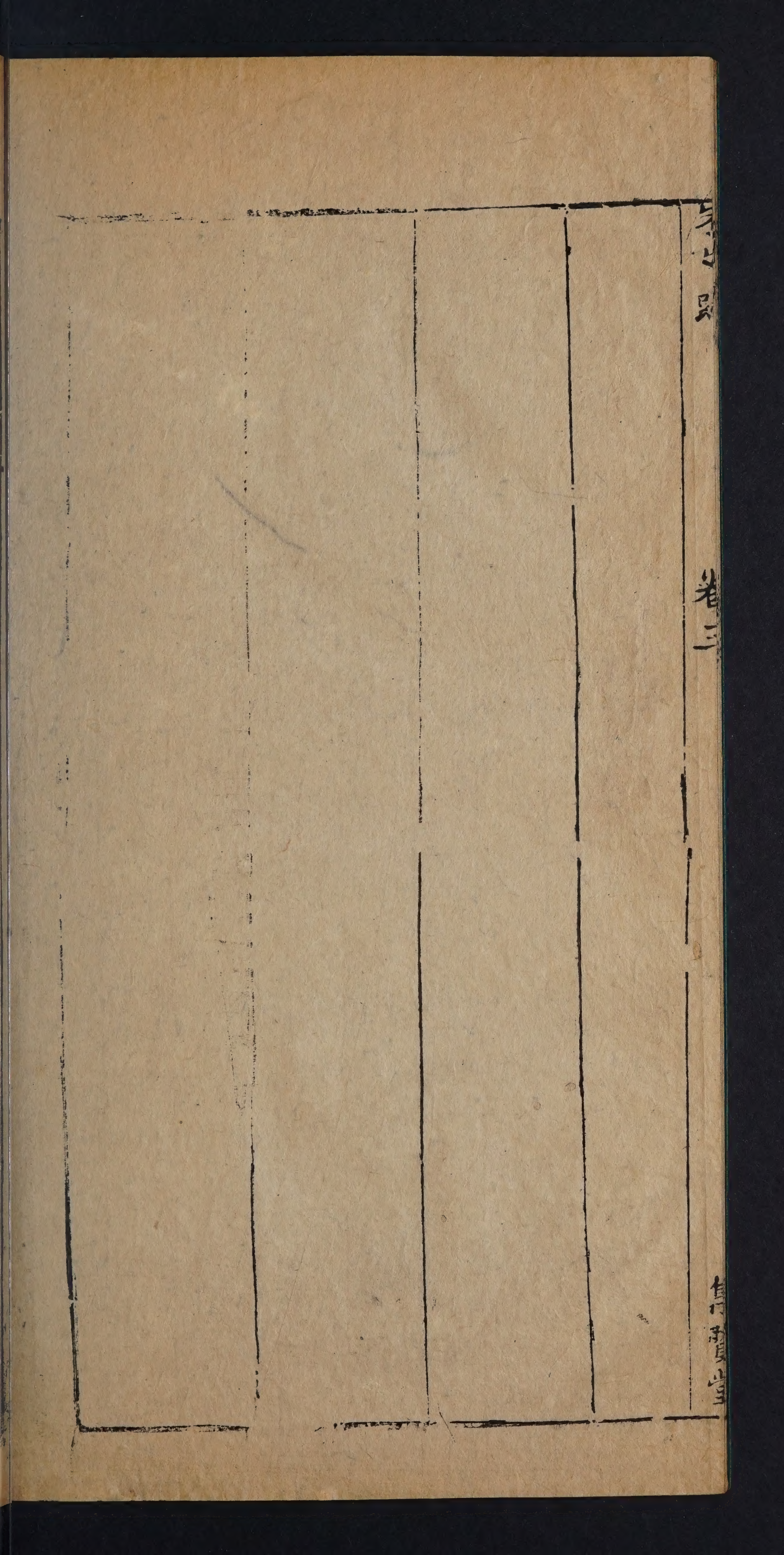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巳。然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

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外。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亦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墮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丞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之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與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宗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意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

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致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鍾惺曰。韓公忠義人也。故寫嵇公忠義、易於激烈動人。

陳仁錫曰。大文字不以曲折為工。



韓琦定州閱古堂記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路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慮其汩於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寔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屛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

而安持是以望攻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克而君之祿殊厚任重途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絲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亂知夫樂之為樂哉其步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坐嘯悟朕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於仁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於旂常傳於簡

策遺於萬世而凛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與塏遂娛賞而已乎。後来之賢。與我同志。必愛惜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汚塌之患矣。謹記。

鍾惺曰。末一段即范文正先憂後樂之意。可見賢者志趣畧同。

茅坤曰視小人私情如覩肺肝

韓琦定州衆春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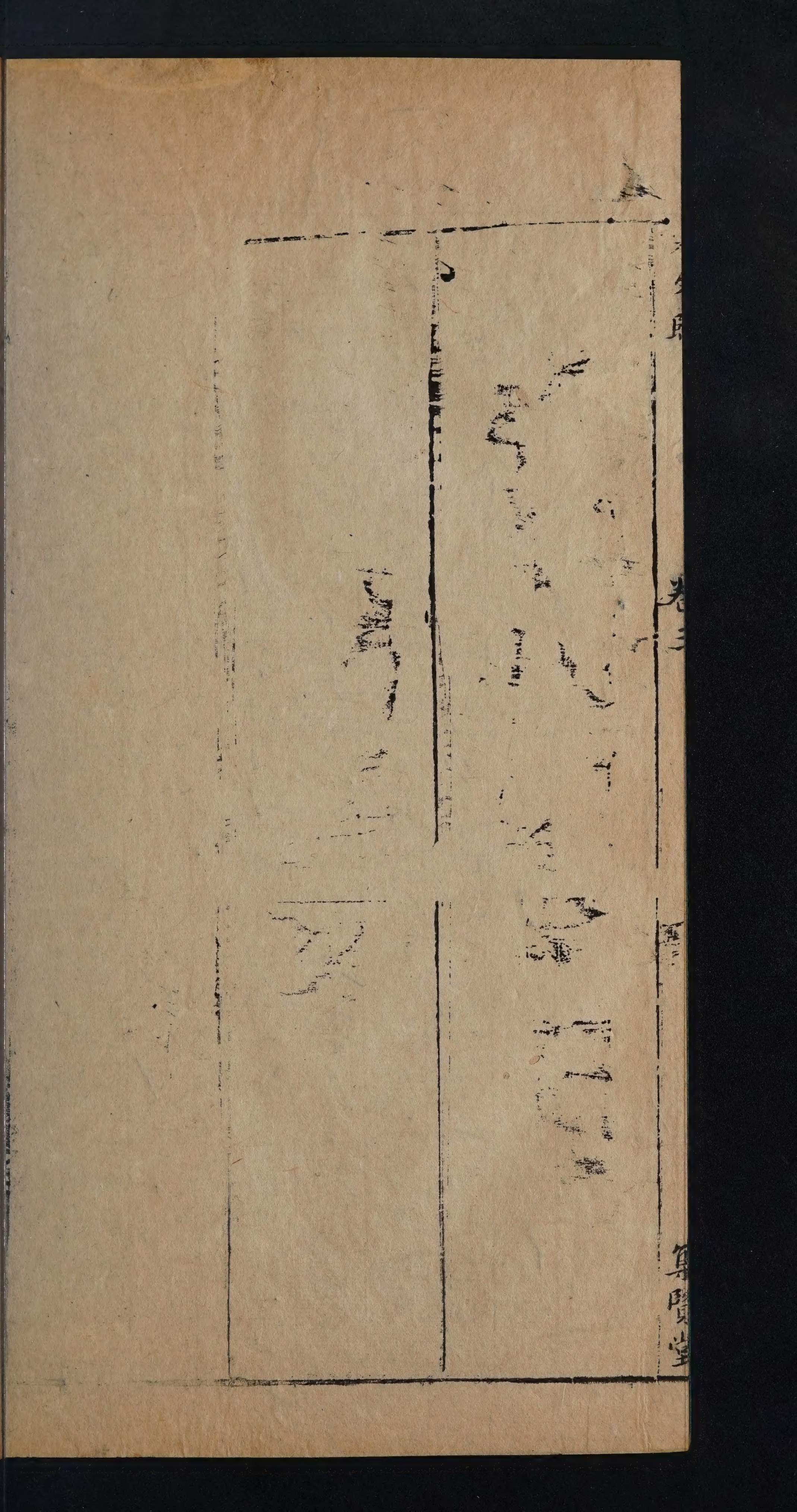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於其心惟己之利者之所為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咲於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為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為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為也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早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

鍾惺曰兵革殘民如此讀之慘然

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盜據戎猾兵革燹困民不知為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育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栁數萬本亭樾花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寖廢焉予之來懼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固有漏缺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便游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總而名之

曰衆春園亭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為政者之用心焉。

鍾惺曰。直欲為天下造和平之福。觀此識君子之用心矣。



戛竦免奉使啓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途差近況多脩幣寔濟空拳賸僉願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衰淚陟屺恐聞禁佅之音東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援例爲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大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罷安四辟之貪如獲萬金之賜其官力持名教素奬孤寒屬商利於摘山關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衰稻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孫鑛曰詞義錚錚有金石聲



鍾惺曰君得災祥甚洽默識天心

宋祁請下罪己詔并求直言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令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絶祥甚治之代不能無咎儻居以祥自泰故益俊而趣亡賢主以咎修德故愈畏而蒙祉則祥無必慶咎無故亡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害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示法而尊乃有躔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豊月潔當蒙介福翻至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發法有階臨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啟醒心欲陛下振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欻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

前史五行志以驗於今。累歲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閒。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饑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殿。已而盜壞宗廟鉦鼗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輯睟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禔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饑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閒。有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可防之姦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肣。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穀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

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備伏惟陛下念
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羣
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
他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
使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於主則納忠者有疑政出於臣則
植私者必衆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
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
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
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

思愚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哀為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眚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荅踰時越月羣下默然伺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至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廣幾天下條貫綮然先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聯寫於左如有可采讀續當條陳科別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閱臣無任蒜狂待罪之至

丘濬曰、論祥殆處愷切之至。使朝廷日聞此言。何憂不治。



鍾惺曰平心自揣勝他人稱誦百倍

宋祁治戒

吾殁。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歛用濯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焄肰萬肰瞰徼。有識者遷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憂。據家深三丈。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盎。酒二缶。右置米麴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鞾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擴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以請謚於

鍾惺曰數語恭天下廉恥不心

有司不可受贍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叠自標置者非乎載乘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翣引毋作方相偊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蚩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肰身後不得丐恩澤為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為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為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

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華視吾
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為湊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
戕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强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
不為人所輕誚矣

茅坤曰高識定力事事俱堪作湊而文章澹逸古拙絕似漢人

譚元春曰小宋風流豪華人也乃能高達如此可見聰明穎悟人
醒悟最易

王隨省分箴

夕晦晝明。乾動坤靜。物禀乎性。人賦於命。貴賤賢愚。壽夭衰盛。諒夫自然。冥數潛定。蕙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潤火炎。輪曲轅直。或金或錫。或玉或石。荼苦薺甘。烏黔鷺白。性不可易。体不可移。揠苗則悴。續鳬則悲。巢者冈穴。泳者寧馳。竹栢寒茂。桐柳秋衰。闕里泣麟。傅巖肖象。馮衍空歸。千秋驟相。健羨勿用。止足可尚。處順安時。吉祿長享。

鍾惺曰。讀一過令人妄念自消。

尹洙兵制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朕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祈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

王世貞曰宋揚業之死正坐此想見當時兵制大約知此故耳民特論之

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務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戰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

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於外。民潰於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於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則敵北。能守。所以辦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鍾惺曰。論庸將俗吏拘執壞事。曲盡其情。然非將吏之罪。承平之

後。不得不爾。時為之也。

